

# 九重天

第2季

茶又清 著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 
BA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

目录  
Content

# 九重禁

第2季

茶又清 著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 
BAT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九重禁. 第二季 / 茶又清著. — 南昌 :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 2017.10  
ISBN 978-7-5500-2402-1

I. ①九… II. ①茶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5  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200440号

九重禁·第二季

茶又清 著

---

出 版 人 姚雪雪  
责任编辑 刘 云  
美术编辑 王 鑫  
制 作 朱明月  
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 
社 址 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A座20楼  
邮 编 330038  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 
印 刷 北京慧美印刷有限公司  
开 本 787mm×1092mm 1/16 印张 17  
版 次 2017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  
字 数 153千字  
书 号 ISBN 978-7-5500-2402-1  
定 价 39.80元

---

赣版权登字 05-2017-346
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

邮购联系 0791-86895108

网 址 <http://www.bhzwjy.com>

图书若有印装错误，影响阅读，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
## 序·亡者归来

2014年6月28日，夜雨滂沱。偌大的万山墓园死一般寂静，微弱的灯光照亮伞下的两人。一串串雨珠顺着伞面下滑，她徐徐转过身，闻到一股熟悉的薄荷香味。四目交对的瞬间，她浑身的血液仿佛凝固住了，神色难以置信，眼眶却渐渐蓄积了晶莹的泪光。

尚未开口，对面含情脉脉地凝视她的人，柔声道：“寒雨，我回来了。我很想你。”

她的眼泪轰然倾泻而出。

“凌、凌峰？”唐寒雨自嘲般讥笑一声，“说什么梦话呢？他怎么可能回来？夜这么黑，我肯定是在做梦。”

“不，你没有做梦，真的是我，我回来了。”

“太可笑了，我不仅爱做与他有关的梦，居然还出现了幻觉！”

从得知凌峰殉职的消息至今，已经过去了1400多天。这四年间，她就像得了心病一样，总是失眠至半夜三更。每每一闭上眼，就会梦到那个阳光刚强的男子。很多次，她都梦到他们结婚之后，黄昏时两人迎着晚霞上街散步，睡前互道晚安，清晨睁开眼第一个看到的是彼此。

然而，这一场场的梦，却让她在睁开眼之后，意识到他已离去很久，那种真真切切的心痛就像洪水猛兽般侵袭，直到将她彻底淹没。

“凌峰，离开我的梦境吧。虽然我很不舍，但请你离开吧。”

“寒雨，我真的回来了，以后再也不让你一个人担惊受怕了。以后我24小时都开机，你难过了可以找我喝酒，半夜饿了可以让我买糕点，看不见眼前的路时可以一起去旅行，然后再回来面对生活中的困难。你看看我，我真的回来了。”

男子看着她捧着脑袋，渐渐蹲下去，无声地抽泣。听到她哭着求自己离开时，他胸口“咚”的一声巨响，仿佛被沉重的钝器砸中，痛得浑身僵硬。他从未想过，自己有一天会给喜欢的人带来如此巨大的痛苦。

他丢掉雨伞，蹲下身拥住哭泣的人儿，轻轻地拍她的背。彼此无须多言，就这一个拥抱，仿佛已经解释了他穿越万水千山抵达她身旁的渴望。

他的话音刚落，她便止住了哭泣，抬头深望着被淋湿的男子，他怎么知道的那些小习惯。她缓缓伸手去抚摸那一张轮廓分明的脸，确定眼前的人就是凌峰，心底却有一股怨气涌上来。几十秒之后，“啪”的一声，她赏了对方一耳光。

“寒雨，你怎么了？”

“凌峰，我不是完美的圣人。你问这句话之前，难道不该想想换作我装死四年，你作何感想？既然你没有死，为什么从来不联系我？你知道我曾经有多难过，有多担忧吗？为什么你现在才出现？”

唐寒雨一口气说完，神色更加悲伤。看着对面错愕的男子，她感觉积累在胸腔的委屈逐渐增强，眼眶又开始泛红。

凌峰亦红了眼，一时之间泪雨凝噎，深知自己没有及时回来兑现承诺，害她空欢喜一场。等待一个失联许久的人，她的日子都是数着时间度过的吧。难过的时候没有可以聊一聊的人，疲惫的时候全是自己承担。为了一句诺言，她至今已等待了五年，而且是最美好年华里的五年。他，欠她的实在太多太多。

“我恨你！呵，最可悲的是，恨意远远比不上对你的思念。”

“寒雨！”

他轻声呼唤她，望着那双“你快解释啊”的眼眸，开始叙述在当年落水之后的经历，却绝口不提养伤期间的事。

但唐寒雨是何等聪明的女子，疗养四年的伤口，当时必定遭受了常人难以隐忍的痛苦。

她凝视他脸上的红印许久，心生歉意：“对不起，我刚才太失态了。”

“寒雨，我们之间，你永远都不用和我说那三个字。”凌峰顿了顿，“说对不起的人应该是我。四年来，你为了抓到‘铁玫瑰’，独自承担所有，肯定很辛苦吧。但请你相信，这四年来，我从未放弃来见你和完成任务的决心。”

凌峰从口袋中掏出一个刻着精美图案的黑木盒子。

唐寒雨指着他手上的盒子，顿时瞪大双眼，满脸惊愕。

“黑匣子？”

“没错。它可以定‘铁玫瑰’的罪行，这也正是我这次回来的主要原因之一。”

“你去见过沈老了吗？”

“没有。正等着你带我去见他。”

凌峰拾起地上的伞，打算与她一起下山，转身微笑着看她，却发现她满脸忧伤。她是个聪慧的女子，一定知道自己来找她帮忙，其中的缘由很简单——他现在是个没有“身份”的“死人”，而他是他最信任的人。

# 目录 Content

序·亡者归来\1

## 第一案 漂流芦苇

引子\002

漂流芦苇\003

痕迹追踪\009

罪案侧写\016

无声证词\023

## 第二案 岩底坠车

引子\034

岩底坠车\035

颅像重组\043

无形毒药\049

连环谋杀\055

### 第三案 工厂爆炸

引子 \ 064

连环爆炸 \ 065

错位思维 \ 071

撒谎者死 \ 077

卑微爱恋 \ 084

### 第四案 窥女画家

引子 \ 092

报案送画 \ 093

窥女画家 \ 100

正义审判 \ 106

误入迷途 \ 112

### 第五案 奇诡新娘

引子 \ 120

咬喉奇案 \ 121

奇诡新娘 \ 127

分裂先生 \ 134

妄想空间 \ 141

## 第六案 卧底摸排

引子 \ 150

诡异猝死 \ 151

边境人贩 \ 158

卧底摸排 \ 165

雷霆出击 \ 171

## 第七案 英雄葬礼

引子 \ 180

吊瓶续命 \ 181

定时救人 \ 186

瓦斯爆炸 \ 193

英雄葬礼 \ 199

## 第八案 无间计划

引子 \ 206

灭门惨案 \ 207

血液分析 \ 212

真凶落网 \ 217

无间计划 \ 223

## 第九案 双面亡者

引子 \ 230

黑夜追踪 \ 231

生死时速 \ 236

内鬼现身 \ 240

双面亡者 \ 246

番外 1 记忆晶片 \ 251

番外 2 狱中猝死 \ 256

《九重禁》(第三季)剧情预告 \ 261

第一案

# 漂流芦苇

玫瑰正因为有刺，才在阳光下尽情地开放。

——易卜生

## 引子

2014年6月30日，河流上游徐徐漂下一具尸体，被参加划船比赛的特案组在芦苇荡附近发现。死者的面部已经轻微腐烂，模糊的瓜子脸上爬满了尸虫和白蛆，死者身高164厘米，右侧的肢体部位已呈白骨化，脖颈处有紫色勒痕，留着一头染过的酒红色长发，身上穿着黑色碎花裙，脚上只剩一只红色绣花鞋，脚底被文了一朵玫瑰花，其身上的财物均不知所踪。

经法医于风吟初步鉴定，死者右肩膀有轻微骨裂，右脚有打击痕迹，很可能是劫财后杀人抛尸。但是，脚底的玫瑰花纹又该如何解释？难道又是监狱里的“铁玫瑰”从中作梗吗？

## 漂流芦苇

6月的最后一天上午7点50分，清武里市的警局来了一男一女。从他们快步走进大厅开始，几乎每个角落的警察都冲他们打招呼，可神色冰霜的女子始终只是微微点头回应。随后，警察们都停下步伐，望着两个离去的背影，凑在一起窃窃私语。

穿过一条宽敞的长廊，两人来到闹哄哄的办公室。看清门牌上写的“特案组专办”五个黑色粗体字之后，女子推开了门。室内的人望过来，原本嬉皮笑脸的特案组三人，在看到唐寒雨那一刻怔住了。等他们的目光转移到她身旁的人的时候，三人的笑容都僵住了。

其中，陆明飞最为惊讶，目瞪口呆地指着门口的男人，眼神露出一丝恐惧，说话结巴起来：“你你你，是凌峰？”

凌峰与陆明飞也是初次相识，腼腆一笑，握住他悬在半空的手：“我是凌峰。你们好！初次相见，往后请多指教。”

陆明飞的手被握住时，不禁浑身打了个激灵。缩回手后，他嘀咕道：“我的妈呀，难道人真的可以死而复生吗？”

站在他身旁的于风吟听见了这句话，下意识地脱口而出：“复你个头，这种违背科学依据的话，亏你一个刑警队长说得出口。”

陆明飞也不知怎么了，和于风吟较真起来，两人在一旁争论不休。

姜云凡倒是记起了前几日唐寒雨提起过这个名字，可当时她明明说了，四年前凌峰已经殉职在港口的快艇上了。

难不成他还能从坟墓里爬出来？

另外，他“生前”的所有事迹都已被封存在 SSS 级机密档案中，现在已经是没有身份也没有国际刑警资格的人，他来到这里的目的是什么？

姜云凡仔细打量门口的一对璧人，发现唐寒雨正笑着凝视凌峰，那双冷如冰窖的眼眸，如今释放出一种惊喜万分的炙热光芒。他故意轻咳两声，语气中释放出一种从未有过的冷淡：“你好，我是姜云凡。请问，你来到这里是要加入我们特案组？”

凌峰摇摇头，看了一眼唐寒雨：“不是，但是我手上有……”

“哎呀，大家别站在门口叙旧好吗？”话说到一半，于风吟懒得理陆明飞，跑过来挽着两人的手臂，“凌大哥，唐老大，我们打算去划船，你们也一起去吧！”

“可我们有件重要的事情要和你们说……”唐寒雨的话说到一半，就被于风吟推着往市局大门口走。

五人坐在陆明飞的黑色 SUV 警车上。

于风吟坐在唐寒雨身边，埋怨道：“组长，今天好不容易放个假，你不能一回来就剥夺我们的假期啊！你不知道，这两天我们抵抗了外界多大的压力，再不去划船解解压，人都要出毛病了！”

其实，唐寒雨明白，虽然“铁玫瑰”被抓住了，但特案组手上的证据根本不足以给他定罪。况且他又是祸害多人的罪魁祸首，是民众都痛恨的恶人，这宗案子自然会引来很多人的重视。假如他被无罪释放，又在江湖上兴风作浪，恐怕大家以后都不敢随便上街了。现在，特案组背负的重担堪比巨山，压得他们心神烦忧。

于是，她看向窗外，发现道路上的车辆越来越少，便问道：“我们现在要去哪里？”

“去南风河，那里人少，周围安静，五百里之内只有一个村庄。划完船，我们还能去附近的水库抓鱼吃。”说完，陆明飞冲他们回头一笑。

谁知下一刻，心思灵动的于法医一听到“鱼”就忆起了往事，幽幽地说：“说起吃鱼，我就想到曾经的某个案子。某条河中大量肥鱼同时死亡，在附近垃圾站发现了碎尸，后来蛙人在河底搜出碎尸袋，打开一看，全是像葱蒜一样大小的尸虫，密密麻麻地黏在尸体上……”

“停！”唐寒雨脑补了那个画面，顿时胃里一阵翻滚，皱眉说，“我们可爱的于同学，你再说下去的话，我吃进肚里的早餐就要吐出来了。”

“我现在一点儿也不想吃鱼了。”陆明飞头皮发麻，实在想不明白于法医为何总在谈到美食的时候，说些血腥的案子来破坏常人的胃口，而她自己却能一如既往地胡吃海喝。

于风吟似乎看透了她的疑惑，奸笑两声：“那正好，我会替你吃完你的那份肥鱼。”

车上另外两个男人一直没有吭声，但在他们三人拌嘴的时候，坐在同一侧的两人透过后视镜偷偷地打量彼此。四目相交的那瞬间，姜云凡双唇紧闭，嫌弃地扫一眼对方，随后看向窗外广袤无边的田野，一手放在窗边撑着脑袋，迎着熹微晨光，任凭微风吹拂自己的发丝。

凌峰亦收回目光，感觉到姜云凡的一丝敌意。他知道前座的男人不欢迎自己，更觉得自己的到来破坏了特案组四人这面完美的镜子。

忽然，于风吟拉了拉他的手臂，激动地问道：“凌大哥，你不打算解释一下吗？你该不会真的是从坟墓里爬出来的吧？”

凌峰哭笑不得：“来之前，寒雨就介绍了你们。她说于法医想法天马行空，性格也是古灵精怪。现在看来，果真如此啊！”

唐寒雨微微一笑，承认自己确实说过这样的话。

接着，凌峰回忆起来警局见特案组成员的前一天，他和唐寒雨前去看沈厅长的场景。由于凌峰的身份特殊，沈厅长特意叮嘱寒雨，要约在一个酒店的包厢里借吃饭的名义见个面。

沈厅长向来是个特别注重诺言的人，经常提前到达约定地点。

6月29日上午11点40分，距离约定时间还有二十分钟，他就已经抵达包厢内，怀着十分复杂的心情等待着久别重逢的那一刻。

十分钟之后，唐寒雨和凌峰推门而入。沈厅长惊愕地盯着门口朝他敬礼的男人，缓缓起身朝门口的男人回礼。礼毕之后，他双眼已含着泪光，嘴唇微启：“小凌子，你让我们等了这么久啊！”

凌峰顿时眼眶一红，冲上去抱住如同生父一般的老师，发觉那张宽厚的背已经不再硬朗，后脑勺的白发和脸上的皱纹一样明显，处处都显示他已经年老的事实。人生不过百岁，而师父老矣。一想到这里，凌峰就落泪了。

“小凌子，你小子这几年到哪里去了？为什么现在才回来啊？寒雨……”沈厅长看了一眼对方身旁的女子，发现她被方才师生重逢的画面感动了，正在擦泪。他顿了顿，继续说：“她等你很久了。”

凌峰轻轻拍着唐寒雨的背部以示安慰，然后请沈厅长落座：“老师，我们坐下来慢慢说，四年的时光三言两语道不清。”

三人落座之后，唐寒雨传来服务员，点了几道菜，倒了三杯茶。包厢再次剩下三人时，凌峰开始将四年的经历娓娓道来。

四年前，凌峰携带黑匣子逃亡时，自己的快艇不幸被敌人的火箭炮击中，快艇的火势从尾部快速蔓延到船头。与此同时，他整个人被一股巨大的气流推出快艇，从船头掉进了水中。在水中憋气几十秒之后，听见敌人离去的声，他才努力地往上游。可没一会儿，他便觉睡意昏沉，浑身乏力，身体好似一块沉重的巨石般快速往下沉。就在他闭上眼的时候，隐约感觉自己的手腕被拽住，眼皮外似有越来越明亮的日光。

待他醒来，已是五日后，救他的人是一位渔夫。

然而，被救的凌峰由于之前被大火包围，不仅背部有一大片肌肤被烧得血肉模糊，还浑身发烫，迷迷糊糊的昏睡中，嘴里还在念着奇怪的词语。渔夫一看便知，他的伤势非常严重，很有可能会昏迷不醒，必须

立刻送去治疗。但渔夫不敢把凌峰送往大医院，只得请医生朋友来家中替凌峰治疗。

医生当时不禁感慨，这个人的求生意识太强大了，他叮嘱渔夫，患者若是五天后醒来，就可以脱离生命危险。

凌峰被治疗了足足三年，身上的皮肤才渐渐恢复。之后的一年，他一边治疗，一边托人确认黑匣子中的消息是否属实。

故事还未说完，于风吟忍不住捂住嘴唇，惊叹道：“我的天，你的心理承受能力很强大啊！据我所知，肌肤被严重烧伤的话，是要植皮的，而且你当时还浑身发烫，在恢复肌肤期间，肯定也断断续续发过高烧吧。”

唐寒雨听后盯着凌峰，泛红的眼眶含着泪光：“你怎么不告诉我？这些痛苦，你怎么能一个人独自承受呢？”

凌峰迎上她心疼的目光，心脏跳动的节奏忽然加速了。他强装镇定，微笑着安慰她：“没事，都过去了。只要人活着，那些曾经折磨得你死去活来的事情，那些当时你觉得无望的时光，终究会过去，甚至会使你变得更加强大。当时我在执行任务期间还有点人脉，虽然没有身份证和护照了，但生存下来不算困难。”

陆明飞透过室内后视镜看见他们相互疼惜的模样，打趣道：“凌大哥当时想的肯定是组长，所以求生意识才那么强烈吧。不过话说回来，于精灵，你怎么知道这么多？”

“拜托，我也是学医的啊！如果我连患者受伤的处理方法都不清楚，就不用来当法医了。你问的问题很没有水平哦，你以为我只知道和冰冷的尸体打交道？”于风吟轻声叹了口气，露出一种“没文化很可怕”的表情。

陆明飞看到室内后视镜里的俏脸，打趣道：“哟呵，看来我们以后要好好保护唯一的医护人士啊！”